

樸學齋叢書

第二章集
(莊子章義)

四

新學
知學
PDG

莊子義

馬叙倫



N16-408

392-4

新學
知
學
PDG

民國三十二年六月

安吳胡氏樸學齋刊

自序

清代學者。以文字聲韻求訓詁。深得東漢學者之意。於經部大有收穫。而出其餘以治子部。所得頗少。蓋治子方法。與治經不同。經義如日月經天。江河行地。訓詁明而義即與之俱明。子部重在學說之統序。統序不明。而訓詁轉覺支離。且子部之訓詁。除儒家以外。與經部之訓詁。其義多不相應。如儒家之道字。與道家之道字。截然不同。禮記中庸云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是道由天出也。老子道德經云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一大極也。二兩儀也。三天地人也。是天由道出也。儒家之道。在人生日用事物之常。人行之大路也。道家之道。在空間之虛。時間之無。宇宙之本體也。本訓詁以治子。往往違於子之本義。清儒本鄭玄治毛詩之法治經。不能本班固漢書藝文志之說治子。宜乎於子部無所收穫也。余治子部。注意於各家源流與其派別。民國十二年。曾著周秦諸子學略。雖非煌煌巨冊。而十家之學。源流必明。派別必詳。略涉其樊。即知其要。或亦治子部者之所不廢。本擬徧及十家各家之學說。而時不我許。只成荀子墨子商

君學說三種。竊謂荀子之學。在於性惡。因性惡故貴學。因貴學故尊師。因尊師故大分。因大分故重禮。因重禮故尊君。據荀子全書。諷詠其本文。思惟其意義。爲性惡說、貴學說、尊師說、大分說、重禮說、尊君說、六篇。合爲荀子學說。墨子之學。在於非攻。而世之相攻也。其故有二。一則物力不足供所求。墨子以節用救之。其節用也。故非禮非樂。節葬短喪。一則國家之界限太明。墨子以兼愛救之。其兼愛也。故尙同法天。據墨子全書。諷詠其本文。思惟其意義。爲非攻說、節用說、非禮非樂說、節葬短喪說、兼愛說、尙同說、法天說、七篇。合爲墨子學說。商君之學。在於強國以富民。以法治爲本。以農戰爲用。其務農也。算地以定墾。地有餘而民不足。則徠民以墾。然後去文尙樸。貴粟米輕末技。以盡力農之利。其務戰也。壹言以教練之。壹賞以鼓勵之。壹刑以驅策之。然後尙武重力。尊公門賤游說。以作能戰之氣。據商君全書。諷詠其本文。思惟其意義。爲法治說、農戰說、墾土徠民說、貴粟米輕末技說、去文尙武說、壹賞壹刑壹教說、六篇。合爲商君學說。覽茲三種學說。雖未詳讀荀子墨子商君之書。而於荀子墨子商君之思

想與其行爲。亦可以得其大概矣。孟子學說。未遑整個的整理。嘗爲性善說、貴民說、辨王霸說、仁義與功利說、仁者無敵說、同樂獨樂說、制民產說、興教育說、八篇。合爲孟子政治學說。老子只有零星的筆記。而管子、韓非子、鄧析子、尹文子、公孫龍子、鬼谷子。只在周秦諸子學略中論其大概而已。余治莊子。始於民國紀元之初。天下篇云。莊周以謬悠之說。荒唐之言。無端崖之辭。時恣縱而不儻。不以觭見之也。以天下爲沈濁。不可與莊語。于是讀莊者。說莊者。皆以爲莊子一書。無論其在文字上。在義理上。只可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讀之。而以謬悠荒唐無端崖說之。所以雖熟讀郭象註。成玄疏。僅能得斷續之玄理。終不能得莊子思想之統序。然而天下篇云。其書雖環瑋。而連牀無傷也。其辭雖參差。而諛詭可觀。是莊子一書。雖以卮言爲曼衍。以重言爲眞。以寓言爲廣。而莊子必有所以爲卮言重言寓言者在也。人第求之環瑋參差之形。而不求之無傷可觀之實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眞。而世終無由知之。竊嘗取內篇七篇。諷詠其本文。思惟其意義。以其不了解莊子本文。即無由了解莊子意義。莊子一

書其文汪洋恣肆。莫可端倪。譬如黃河千里一曲。觀者但驚其浩蕩澎湃之勢。莫知其蜿蜒奔赴之形。非如溪澗之水。歷歷可指也。所以讀莊者。第歎其用意之奇。行文之肆。試一問其用意之何以奇。行文之何以肆。而莫能得其用意旨趣之所在。及行文起落之所由。凡此皆章義不明故也。王氏先謙雖略分章。而未言其故。讀莊者猶苦難曉。要知莊子之學說。其精華全在內篇。內篇七篇不明。無由窺莊子用意之旨趣。章義不明。無由見莊子行文之起落。乃將內篇七篇分其章段。說其大意。使七篇之大意。皆由章段而明。不僅文從字順。抑且理析義解。而用意之奇。行文之肆。能明其所以然之故。天下篇所謂其於本也。宏大而辟。深閔而肆。其於宗也。可調適而上遂矣者。皆可得之於謬悠之說。荒唐之言。無端崖之辭之間也。余既作莊子內篇七篇章義淺說。本之以讀莊子。覺莊子一書。其義雖瓌璋。而無不平易。其辭雖參差。而無不整齊。蓋其瓌璋參差者。乃其表面上之義與辭。而其平易整齊者。乃宇宙自然之極致也。余藏有莊子之註解。自道藏舉要外。計四十餘種。雖有斷續之玄理發見。而求其能整理

莊子全書。成爲有統序之學說者。似乎未有。而清儒註解。於訓詁外未能有所發明。余半身偏廢。閉戶閒居。箬周易古史觀既卒業。日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之眞。于是知莊子以空間之虛。時間之無。的宇宙觀。爲人生觀也。夫空間之虛。非杳冥之虛。乃眞實之虛。時間之無。非惛恍之無。乃妙有之無。以眞實之虛。妙有之無。建築人生觀基礎。故一切任其自然。自然者。是大宇宙之環境。渺小人生之環境。與極大宇宙之環境。息息相通。此莊子所以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也。既求得莊子之眞。乃作道家源流及其派別一篇。以明莊子之派別。與老子異其源流。作莊子之自然思想。與自然卽道二篇。以明莊子學說之根本。作自然的功用一篇。而於逍遙遊篇說明之。從自然的思想。演出人我是非一致。作人我是非一致一篇。而於齊物論篇說明之。由人我是非一致的思想。演出對於死生的觀念。作死生觀念一篇。而於養生主篇說明之。由死生齊一的觀念。演出入世的方法。作入世方法一篇。而於人間篇說明之。由以出世的方法。爲入世。必須要有精神的休養。作精神的休養一篇。而於德充符篇說明之。德。

充滿於內。與形體合符。便是莊子理想中的人格。作理想中人格一篇。而於大宗師篇說明之。由理想中的人格。產出理想中無爲而治的政治。作無爲而治一篇。而於應帝王篇說明之。其他諸子。其學說糅雜於全書之中。必整理後而始得其統序。而莊子學說。卽於此內篇七篇。次第聯貫而下。此余所謂其義平易。其辭整齊者也。亦卽天下篇所謂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。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者也。余治莊子。旣得其學說之統序。又將內篇章義。修改一遍。更及於外篇雜篇。乃以莊子學說之統序。爲總說以冠其首。而以內篇外篇雜篇三十三篇之章義。合爲莊子章義。或亦可爲治莊子者之一助云爾。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安吳胡樸安自序

題詞

素性不諧俗。久與冠蓋疎。苦無買山錢。城市小結廬。廬小僅一室。平分半列書。結交盡貧士。門無貴人車。晨夕飽粗糲。佐以盤中蔬。蒙莊多妙理。坐臥與之俱。窮居罕人事。息影即良圖。悟得齊同理。終朝常澹如。（其一總起）殺人盈城野。山川有苦顏。仁義不救世。干戈自年年。漆園獨超脫。著書在名山。莫謂言荒唐。荒唐皆妙言。（其二南華全經）至小非蟻螟。至大非山丘。萬物任自然。曠放莫與儔。白日自西走。黃河自東流。斗室藏天地。神與太虛遊。（其三逍遙遊）真理無是非。大道無陰陽。達者通爲一。俗士妄短長。塊然一坏土。中夜有奇光。悠悠夢魂黑。栩栩蝴蝶黃。（其四齊物論）上壽不過百。人生亦可憐。下士未聞道。海上求仙山。長生詎在藥。至理不可言。君子貴緣督。雖夭亦盡年。（其五養生主）猛虎能食人。爪牙不傷木。耳目廢視聽。虛懷常若谷。至潔每易汙。聖人不數浴。明鏡燭妍媸。以其不自燭。（其六人間世）良馬不在力。嘉木不在蔭。伏櫪自千里。孤榦自成林。所以魯兀者。舉國欽德音。百骸皆可廢。耿耿餘

寸心。（其七德充符）大地積塊耳。塊散不久常。偶然一着物。變化已無常。真人終年寂。風露以爲糧。風靜露華空。澹澹天中央。（其八大宗師）愚者常惡影。每與影競走。倏忽擊渾沌。渾沌呼負負。矯首望太虛。寥落具衆有。南面治無爲。重華名垂後。（其九應帝王）大道不離宗。百川皆匯海。末世徒紛裂。祖述各有在。莊語難覺民。詭詼終不悔。連狝理無窮。稠適若可待。（其十天下）世儒不識莊。紛紛多異旨。與老同一源。謂莊學不死。玄妙本無迹。眇視跛能履。上與造物遊。小智奚足恃。（其十一註莊者）迂拙常滯物。愧我非達士。瞑心息衆慮。紛擾不能止。况投塵網中。清澈亦偶爾。采藍不盈擔。未足贈之子。（其十二讀莊後）造物無盡藏。古今有真才。如何降水浸。不聞神禹來。佞倖多自逸。直諒每見猜。鼓腹且讀書。於我何有哉。（其十三總結）

右讀莊十三首。用陶淵明讀山海經韻。是民國七年時所作者。今莊子章義全書告竣。諷誦一過。而莊子大義。若可得於文字之外。爲錄於卷首云。

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安吳胡樸安記

莊子章義

涇縣胡樸安著

總說

道家源流及其派別

漢書藝文志云。道家者流。蓋出於史官。古者黃帝執道以治天下。立史官而世守之。史掌一代之書。成敗禍福存亡之迹。皆具於是。多讀藏書。知盛極之必衰也。故清虛以自守。知剛強之必折也。故卑弱以自持。閱世多。更事富。然後秉要執本。建之以常。无有主之以太一。由是言之。道家之出於史官。由於閱世多。更事富。有過去之觀念。而後有未來之思想。過去之觀念愈豐富。未來之思想愈發達。道家豐富之思想。由於歷史而來也。莊子天下篇云。以本爲精。以物爲粗。以有積爲不足。澹然獨與神明居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。道家者流。徵之天下篇。固不必原於史官。惟是上古之時。史爲學術之總。天下篇所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。要亦不能出史之範圍外。特未明言官守。

耳。道家之正宗。是用之於政治。故漢志云。南面之術。後遂流爲老莊之道家。莊子雖是道家。非老子之嫡傳。觀天下篇。莊子與老子異源可知。蓋老子求長生。莊子齊死生也。晚周以來。道家派別。區分爲四。以與爲取。以後爲先。道家之權謀派也。政治家嘗用之。死生一致。人我同體。道家之虛無派也。達觀家嘗用之。無搖女精。無勞女神。道家之寂滅派也。養生家嘗用之。服氣養神。納新吐故。道家之凝鍊派也。術士家嘗用之。寂滅兼權謀。老子學派之流也。寂滅者無爲也。權謀者無爲而治也。故老子之學。以之修己。多養生之言。以之入世。有政治之用。莊子乃道家之虛無派。莊子忘人我。齊死生。老子則日求不死之術。莊子之可以盡年。與老子之谷神不死。截然不同也。由是論之。道家派別。可總爲二。而術士不與焉。老子不能了生死。入世派也。莊子能了死生。出世派也。世謂莊子之學。出於老子。以老子比孔子。以莊子比孟子。特未深察之故耳。天下篇歷述諸家之所自出。而莊周與老聃關尹爲二。則是老莊派別之不同。由來久矣。自僞關尹子出。後世術士。推老子爲教主。於是道家之學。一變而爲清靜寂滅。凝

神昇天。再變而爲嬰兒。蕊女。金縷絳宮。三變而爲青蛟白虎。寶鼎紅爐。極於符籙咒誦。而道家學荒矣。道家之弊。不在漢代。而在晉以後。漢志云。放者爲之。獨任清虛。可以爲治。隋志云。迂誕誦怪。而失其真。是漢代道家之弊。不過獨任清虛而已。晉後道家之弊。始迂誕誦怪也。

莊子之自然思想

莊子與老子。同爲道家。道家學說。純一自然之學說。雖然老子用自然。莊子任自然。思想之原起則一。其流不同也。蓋生民之初。一切取給於自然。游牧時代。食草木之實。與鳥獸之肉。所缺乏者惟水。往往有因飲水而起爭鬥之事。觀易訟卦大象。天與水違行。訟可知也。春秋元命苞。引說文釋荆字云。荆从井从刀。井以飲人。爭陷於泉。以刀守之。可見水之缺乏。人爲之水。究竟有限。天雨之水。設法屯積之以應用。易屯卦大象云。雲雷屯。君子以經綸。屯有屯積之義。天之將雨也。必先有雲有雷。積此種觀察。知雨必先屯積於雲雷而後下。經綸者。即取法雲雷之屯積雨而屯積水也。游牧時代。進而至耕種時代。水之需要更巨。

所需之水。斷非人力所能爲。易需卦大象云。雲上於天需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。上古時代。人功縱極其努力。而有需於自然界之力爲多。不僅所需之水而已。一切器用之制造。皆取法於自然。易繫辭云。作結繩而爲罔罟。以佃以漁。蓋取諸離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耜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蓋取諸益。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蓋取諸乾坤。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舟楫之利。以濟不通。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。引重致遠。以利天下。蓋取諸隨。重門擊柝。以待暴客。蓋取諸豫。斷木爲杵。掘地爲臼。臼杵之利。萬民以濟。蓋取諸小過。弦木爲弧。剡木爲矢。弧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蓋取諸睽。上棟下宇。以待風雨。蓋取諸大壯。棺槨取諸大過。書契取諸夬。皆取自自然界之現象。以制器用。蓋自然之力。天爲主宰。凡人功無能爲力之事。悉歸於天。上古之人。對於天之信仰極堅。儒家言天。徵之人事。以天爲道理之天。墨家言天。尊爲神靈。以天爲有人格之天。道家言天。歸於自然。研究天之本體。知其廣大而無所不包。虛之至也。知其連綿而無終始。無之極也。虛爲實之本。無爲有之本。實

有者人爲也。虛無者自然也。人生活於自然之中。皆受自然之支配。人之生活。雖亦有由於人爲之努力。但人力只能及於一部分。不能普及於大部分。近世科學極其發達。亦只於可能範圍之中。以人力勝天。而廣大無垠之世界。終不能不隨自然界之力以運行。如飲食必需於雨。此其顯然也。道家自然之思想。由於生活之習慣。不過老子利用自然。以與爲奪。以後爲先。以讓爲爭。以賤爲貴。以柔爲剛。以拙爲巧。以訥爲辨。總之以無爲爲有爲。莊子一任自然。混與奪。後先讓爭。賤貴柔剛。拙巧訥辨。而一之。始於無爲。終於無爲也。道家自然思想之緣起。由於生活之習慣。因有歷史之記載。豐富於過去之觀念耳。

自然卽道

莊子的自然思想。從何處表見。在莊子書中。少見自然二字。大的自然二字。是一個道字。這個道字。儒家解釋是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。與人生事物之一切。莊子之道。不在實而在虛。不在有而在無。虛屬於空間。無屬於時間。虛無二字。是莊子的宇宙觀。卽是莊子的思想根本。普通人以眼所見是實的。身

所歷是有的。此是受環境的束縛。不能放開眼光。超出於環境之外。儒家亦只能就此環境中。尋出一個條理。以範圍一般人。試舉首空間。許多星球。各自運行。不相接觸。而又有眼力所看不到的無窮星雲星氣。可見莫大的空間。虛處比實處多。我的身。不過是人類中一個小己。人類不過地球中一個動物。地球不過太陽系中一個行星。太陽不過無數恆星中一個恆星。一個很小的我。與莫大的空間相比較。在物質等於無有。故人生亦虛也。試前後求索。從有史時代。推到無史時代以前。再推到未有人類以前。再推到未有物類以前。再推到未有地球以前。再推未有太陽以前。時間的長久。不可思議。本此種思想。而向下推。從現在推到人類物類地球消滅以後。時間的長久。亦不可思議。人壽不過百年。以百年的時間。與不可思議的時間相比較。在數學上等於零。故人生亦無也。人生活於空間。其實皆是時間的存在。一切動作與追求。皆是時間的作用。時間既無。即無有生活的存在。更無有爭名奪利的意義。齊物論云。有始也者。有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未始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。有无也者。有未始有